

顛覆 與重建

尋找“綠根”
命運之旅
十七音的世界

季羨林 周一良 張芝聯
主編



遼寧大學出版社



托尔斯泰在雅斯纳雅·波良纳树下读书

在莫斯科以南大约二百公里处，有一座图拉城，这里有一所以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命名的师范学院——因为他就出生在离此城不远的的一个贵族庄园：雅斯纳雅·波良纳（意为明媚的林中草地）。这里森林苍翠，草地碧绿，景色优美，环境幽静。在这大自然的怀抱里，孩提时代的作家同自己的兄弟们尽情玩耍、嬉戏。他们经常做这样的游戏：寻找一根埋在树林里的小绿棍，这根绿棍颇有魔力，谁找到它，谁就能获取人人幸福的秘诀。童年的游戏变成了作家一生伟大的实践，他一生都在思考着并以自己的创作探索着使人人幸福的道路。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最为伟大的代表之一列夫·托尔斯泰的一生，是寻找「绿棍」的一生。

目 录

一、公民与诗人

向暴君们送去人民的雷霆·····	2
以现实主义方法创作为人生的艺术·····	8
用喜剧形式抒发清醒后的痛苦·····	14

二、由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转变的完成

为人民而歌吟，而献身·····	22
讴歌自由，呼号反抗·····	28
否定“回到自然”，评判历史功过·····	38
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伟大奠基作·····	48
俄罗斯文学从诗歌向散文转变趋势的确定·····	51
俄罗斯第一部现实主义悲剧·····	54

三、从诗到散文的转变

专制统治时代的残酷与现实主义文学的繁荣·····	57
“高傲的对上天的敌视”·····	59
“含泪的微笑”·····	67
十九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 长篇小说之先河·····	74

四、以哲学之光烛照文学之路

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奠基	79
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充实与丰富	89
五、“两个社会主义的莱辛”	
短暂的政治“曙光”与永恒的文学星河	96
十九世纪俄罗斯思想界的普罗米修士	98
黑暗王国的一盏明灯	109
六、埋葬沉滞与呼唤雷雨	
现实生活的忠实摹写与艺术典型的精心塑造	115
生活的戏剧与时代的画卷	127
七、“哀愁与问题”的艺术长卷	
贵族家庭的逆子，专制社会的贰臣	137
展示自身心态，记录社会动向	141
十九世纪中叶俄罗斯中部原野的人文与自然	144
十九世纪中叶俄罗斯历史演变 及文化嬗替的艺术概括	147
八、革命民主主义阵地的两位守护神	
政治高压下隆起文学喀尔巴阡山系	154
竖琴，献给自己的人民	159
对腐恶发出令人战栗的笑声	169
九、审问人的灵魂的残酷天才	
为被欺凌与被侮辱者泣诉与绝叫	179
俄国文学的人道主义新宣言	183
塑造备尝不幸而又无比高傲的 俄罗斯女性家族	186
在骇人的卑污的状态上，表现出人们的心来	191
展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命运	200

屹立于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	204
十、欲使人人幸福的“艺术之神”	
被欺凌与被侮辱者的“沙皇”·····	209
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道路的确立·····	215
气势磅礴的现实主义史诗·····	217
“一部尽善尽美的艺术作品”·····	224
为人生的艺术的最高峰·····	231
十一、战斗在黑暗与黎明之交	
“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	237
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珍珠·····	239
为俄罗斯剧坛吹进新风·····	250
结语：为人生的艺术的基本特色	
后 记	
主要参考书目	

一 公民与诗人

——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特质的莫立

我不是诗人，而是公民。

——雷列耶夫：

《致亚·亚·别斯土舍夫》

早在十世纪末叶至十一世纪时期，在东起伏尔加河，西至喀尔巴阡山的广袤大地上，俄罗斯国家（基辅罗斯）业已形成并获得高度发展。俄罗斯文学也随之发轫。随着俄罗斯疆域的不断扩大，随着历史车轮在俄罗斯大地的轰轰碾过，随着俄罗斯民族的成长与进步，俄罗斯文学在经历了古代时期（十一—十七世纪）的滥觞与奠基，十八世纪的发展与成熟，进入了她的黄金时期——十九世纪。

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不仅群星璀璨，而且特色独具。对于世界文学，它当时就发生了并且迄今仍发生着深远的影响，推动了整个世界文学的发展与进步；因之，她在世界文化史上获得了恒久不灭的意义。她永是全人类的骄傲。

向暴君们送去人民的雷霆

——十二月党人的文学创作

当历史的年轮在俄罗斯大地上进入十九世纪初叶时，发生了两个极为重大的历史事件：1812年反抗拿破仑入侵的卫国战争和1825年“十二月党人”的起义。这两个历史事件决定了俄罗斯文学将继续沿着并只能沿着十八世纪所奠立的基本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丰富与深化。这些基本特色包括如下内容：高度的思想性；浓烈的爱国主义情愫和民族自觉精神；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猛烈挹伐；对被压迫者丰厚、深刻而博大的人道主义等等。所有这些，在十九世纪就形成了俄罗斯文学的最基本的品格：为人生的艺术，而非为艺术的艺术。

1801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即位。即位之初，法国大革命刀光剑影尚在他眼前闪耀，他进行了自由主义的不彻底的改革，以平息日益增长着的人民不满情绪。1803年，《自由农民法》颁布，地主可以允许整村的农民恢复自由，但农民必须交出高额赎金。结果只使总数不到全俄二百分之一的农民的境遇稍有改善。整个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基础并没有因之动摇。

1812年，亚历山大一世利用人民的力量，击败了入侵俄罗斯的拿破仑。一方面，这促进了俄国人民革命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又使得亚历山大成为反动的“神圣同盟”的领袖，成为镇压欧洲民族民主运动的霸主，对内也开始实行高压政策，压制自由思想，压迫文学，颁布了新的审查条例。愈益浓重的阴霾笼罩着俄罗斯大地。但是，在

卫国战争中付出巨大牺牲的、并且进一步觉醒了的人民，是不能长久容忍这一切的，反抗的暗流在发生，在滋长。反抗精神首先在参加过国外远征的禁卫军军官中流布。1816年，彼得堡的一些军官组织了“救国同盟”，后改名为“幸福同盟”。1821年，该同盟解散，又组织了秘密的北社和南社。对于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刻骨仇恨，特别是崇高的爱国主义热情，将俄罗斯一切有进步思想的人团结在一起。十二月党人的运动就是在这一基础之上发生的。最后在1825年12月14日爆发了十二月党人的起义。这次起义虽然被沙皇残酷地镇压下去，但却揭开了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序幕；十二月党人运动更对文学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十九世纪初，随着俄国社会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尖锐与激化，俄国文学也充满了复杂的思想斗争。十二月党人介入了这一斗争。

当时，古典主义与感伤主义成为两种对立的文学倾向。它们之间的对立与斗争在改革文学语言问题方面表现得尤为尖锐。俄罗斯感伤主义的奠基人卡拉姆辛力主文学语言接近活生生的口语（需要指出，这里所谓口语，主要是指受过教育的贵族社会的口语）；而希希科夫^①则认为文学语言若是同活生生的口语相接近，则会含有革命性，会带来试图用革命手段实现社会平等的危险。他坚持俄罗斯文学必须使用圣书及宗教书籍的语言。而十二月党人不独反对希希科夫的荒谬观点，并且认为卡拉姆辛所主张的文学语言，也是不够丰富的、过于文雅的、只供少数人使用的语

① A·C·希希科夫(1754—1841)，作家兼政治家，曾任沙皇政府的枢密官及教育部长。

言。他们主张根据具有强烈生命力的民间语言创造真正有民族意义的俄罗斯文学语言；民间诗歌在语言领域中极有成就，它们应当成为现代文学语言的一部分。

十二月党人非常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认为文学应该宣传进步的政治思想，鼓舞人们同专制政权进行斗争；要求俄国文学必须具有独特的民族特点，反对膜拜外国文化。这些主张在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发展过程中都得到了体现。

十二月党人还有自己的秘密文学团体。1816年组织了“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协会”；1818年又建立了“绿灯社”。许多著名的十二月党人都是这些文学社团的成员，如雷列耶夫（1795—1826）、拉耶夫斯基（1795—1872）、丘赫尔柏凯（1797—1846）等。当时尚很年轻的普希金曾参加了“绿灯社”的活动。

十二月党人在艺术主张上，尚不是现实主义，而是革命浪漫主义（更准确地说，应为积极浪漫主义）。雷列耶夫就是其最为杰出的代表。

雷列耶夫出身于贵族家庭，军校肄业时接受了拉季谢夫^①和法国启蒙主义者的自由思想。曾参加1812年的抗法战争和国外远征。回国后因憎恨军队中建立的野蛮制度，退伍回乡，以示抗议。1820年，迁居彼得堡，并被选为彼得堡刑事法庭陪审员，以公正闻名于世。1823年加入北社，并成为这一团体的领导者。1825年，积极策划和发动了12月14日的起义。起义失败后，先被判为残酷的四分尸刑，后

^① A·H·拉季谢夫（1749—1802），俄国革命家，共和主义者、作家。代表作为《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

改为绞刑。1826年7月13日英勇就义于彼得保罗要塞，他是被沙皇处死的五位十二月党人领袖之一。

雷列耶夫于1820年开始从事文学活动。同年即发表了痛斥沙皇宠臣、在军队中建立野蛮制度的阿拉克切耶夫的名诗《致宠臣》，向这位气焰不可一世的人物发起了勇猛的挑战。

傲慢的宠臣，无耻又阴险，
狡猾的谄媚之徒和君王卑鄙的伙伴，
祖国残暴的统治者，十足的恶棍，
你仰仗钻营而攫取了显位！

诗人认为“被暴政激怒的人民一定会无比严峻”：

他们会认识到，是你限制了他们的自由，
是你以苛捐杂税搞得他们赤贫如洗，
是你使乡村失去了昔日美好的光景……

诗人公开号召人们起来打击暴君，推翻专制政权。火力之猛烈，竟然使得阿拉克切耶夫不敢公开承认诗中讽刺的就是他。

雷列耶夫于1821—1823年间创作了25首历史叙事诗，称为“怀古诗”^①。俄罗斯历史中诸多的英雄与杰出人

^① “怀古诗”，原文为Думи，本系乌克兰一种古老的诗歌形式，通常用来歌颂古代英雄人物。“Думи”因与“Дума”（思想）同一词根，故也有人译为“沉思诗”。

物走进了他的诗中。他选择这些英雄豪杰乃是为了便于他宣扬公民的使命，激发同胞们的爱国精神，去追求共同的幸福。这些诗篇有一种固定的次序：序诗；主角的演说；为读者而作的结论。而诗歌最主要的价值则表现在诗歌主人公们（亦却雷列耶夫本人）所抒发的那种对自由的酷爱。这些诗并不着力于真实地再现历史环境与历史人物，而是为了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而根据自己的政治观点对历史人物重新解说和塑造。如《沃林斯基》一诗，诗歌主人公本是安娜女皇执政时期的大臣，后被处死。雷列耶夫将他理想化，将他塑造成一个反抗暴君，勇于为真理和正义献身的英雄。尽管存在这些缺点，但由于这些诗篇体现出十二月党人运动的精神，所以曾深受读者喜爱。

1825年举事前不久，雷列耶夫创作了《公民》一诗。诗人采用对比手法，对自己同时代的那些骄奢淫佚、自甘堕落的贵族青年进行谴责，称他们为“柔弱的世代”，批评他们“不理解自己的命运”和“时代使命”，对“祖国灾难”漠不关心。而在公民诗人那里，祖国的命运与个人的命运是密不可分的。诗篇结尾，呼唤着人民起义，并表达了对祖国定会获得自由的信心。这篇诗在进步贵族青年中广为流传。

以雷列耶夫为代表的十二月党人的诗歌创作有如下特点：

首先是理想的统辖性。十二月党人反对专制暴政，追求平等自由。尽管达到理想之途尚不清楚，理想本身不仅有时亦很朦胧甚至脱离实际，但理想却是他们的诗歌之魂。无论是鞭挞现实，抑或向往古代，都洋溢着理想之光。理想，乃是燃起十二月党人诗情的原动力。

其次是强烈的主观性。为了宣传自己的理想，他们可以用主观外铄客观，可以以当时现实需要去改变历史现实。雷列耶夫的怀古诗最为典型：将历史题材现代化。他们的艺术观亦是如此，认为诗歌就是要表现诗人的主观世界。十二月党人中另一位杰出诗人别斯土舍夫（1797—1837）在1833年写的《论浪漫主义》一文中公开提出：“诗歌拥抱整个大自然，但它不模仿大自然，它只利用大自然的手段使自己独特的创作精神的理想获得具体的形象。”自然景观尚且如此，社会人物更成为他们笔下的传声筒。

第三，浓烈的宣传鼓动性。他们不仅写有《唉，待在祖国/我感到厌恶》（雷列耶夫与别斯土舍夫合写）这一类宣传鼓动诗，而且以他们诗歌创作总体所常用的词汇和表现手段上观之也是如此。大量的呼语、口号、感叹词和修饰语的使用，正表明这一点。

以上诸点，表明十二月党人的诗歌创作是浪漫主义创作，但它仍然是为人生的创作，绝非为艺术的创作。雷列耶夫在《杰尔查文》这篇诗中这样写道：

诗人的使命比一切更崇高：
神圣的真理就是他的责任；
他的目标是做个有益社会的人……
他的心里沸腾着对不义的仇视，
人民所受的压迫使他感到不安；
他是一个自由的斯拉夫人，
永远也不甘心去做奴隶……
他对死亡投射着蔑视的目光，
卑下的恐惧决不会在他身上出现，

他用充满着自由精神的诗句，
在年轻的心灵里燃烧起勇敢。

而1825年发表的雷列耶夫《致亚·亚·别斯土舍夫》中的名句：

我不是诗人，而是公民。

则表达得更为凝炼、更为质直。诗人首先应该是公民，是救国救民的战士，然后才能成为真正的诗人。雷列耶夫的这一思想，不独对后来的涅克拉索夫有直接的影响，而且昭示着整个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走向：文学应当首先为人生，只有为人生才能成为真正的俄罗斯文学。不论以后各派俄罗斯作家对雷列耶夫本人及其创作持何种态度，但他们的文学活动却几乎大都走着这条道路，从而构成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主潮。

以现实主义方法创作“为人生”的艺术

——克雷洛夫寓言

以十二月党人诗人以及年青的普希金等人为代表的积极浪漫主义文学，在与以茹科夫斯基（1783—1852）为代表的消极浪漫主义文学的对立与斗争中，不断发展和成熟；并且在这种浪漫主义里面，萌生了现实主义成份，如实地描写了社会的缺点。普希金以浪漫主义方法创作的南方诗篇中业已体现出此种特点；而他在此期间开始创作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则已是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品。除普希金

外，克雷洛夫的寓言、格利鲍耶陀夫的戏剧也促成了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换。

克雷洛夫多才多艺，善写散文与诗歌，精于绘画，喜拉提琴，能在舞台演戏，能解数学难题。他在文学方面的初次尝试是写了一部歌剧《用咖啡渣占卜的女人》，可惜未能出版。后来，他参加了《早晨》杂志，以后自己又创办了讽刺杂志《精灵邮报》，开始了他作为讽刺作家的生涯。

1806年，克雷洛夫在莫斯科拜访了当时的著名作家德米特利耶夫，拿出自己创作的三篇寓言（《橡树与芦苇》、《爱挑剔的新娘》、《老头儿和三个青年》）恳请他批评，结果得到他的热烈赞赏，并帮助克雷洛夫将它们发表在《莫斯科观察家》杂志上。从此，克雷洛夫几乎就把寓言作为自己创作的唯一样式。终其一生，他一共写了205篇诗体寓言。

克雷洛夫寓言广阔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其中最主要者是对封建专制农奴制度的暴露和挞伐。法庭的不公正、执政者的肆虐、贪官污吏的种种丑态……都在克雷洛夫的寓言中得到了展现：狮子、狼、狐狸、鹰等贪婪的动物，便是那些鱼肉人民者的造型。其中的狐狸，尤为经常出场的角色。

在《狐狸建筑师》中，它是这副模样：

……它把鸡窝修造成这样，
任何人也钻不进去，用什么方法也不行，
它仅仅给自己留下了一个小洞。

在《农民和羊》中，狐狸充任法官，硬说羊犯了偷鸡



克雷洛夫

罪，做了如此判决：

……理应判羊死刑，

羊皮归原告，羊肉充公归法庭。

在《鱼的跳舞》中，狮王去检查被任命为鱼类管理员的狐狸的工作情况，发现它正在煎鱼。狮王问它，鱼为什么在锅里乱蹦乱跳？狐狸无耻之极，大撒其谎，向狮王谄媚地说：“他们见到你，高兴得跳起舞来了。”这则寓言，讽刺了沙皇宠臣阿拉克切耶夫，而狮王的形象则影射了重用他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

克雷洛夫对社会生活观察得非常深刻，他认识到：贪

官污吏一般受不到应有的惩罚，即便有，也以官职小者居多，官职高的江洋大盗则总是逍遥法外。寓言《小乌鸦》表现的就是这一主题：小乌鸦看到老鹰能从羊身上捞取好处，也想仿效，结果爪子被缠在密密的羊毛中，无法解脱，以被俘告终。很自然地便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人们常常痛打小偷，可是，大盗却从手中逃走。

克雷洛夫的寓言抨击了官僚政治的各个方面。《猫和夜莺》攻击了书报检查制度，勾勒了图书审查官的可憎面目，用形象化的语言，做出了一针见血的结论：

要不要把我的意思，再对着你的耳朵仔细说说：

“猫瓜子下面的夜莺，
绝对唱不出好听的歌。”

克雷洛夫另有一类寓言是歌颂人民、肯定劳动者的重要意义。最为典型的篇章是《树叶和树根》：

如果树根枯干了，
你们这些树叶也活不了。

劳动者（树根）指出了贵族阶级（树叶）的寄生本质，向他们发出了警告。

还有一类寓言反映了1812年抗法战争，如《猫和厨子》、《梭鱼和猫》、《狼狗落窝》、《车队》、《乌鸦和母鸡》等篇。《猫和厨子》抨击沙皇政府对拿破仑的侵略长期不能采